

· 将军风云录 · (A)

# 傅作义血战涿州

师东兵著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---

长篇纪实文学

# 傅作义血战涿州城

作者 师东兵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(川) 新登 001 号

责任编辑：冯学敏

将军风云录 A  
傅作义血战涿州

师东兵 舒麦德 著

---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·发行（成都盐道街3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.5 字数 160 千

1994 年 5 月第一版 1994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220-2532-7/E·18 印数 1-10000

印 刷：成都宏明印刷厂

---

定价：7.30 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北洋军阀时代。各地大小军阀为了自己的利益大打内战。山西“土皇帝”阎锡山，为了座江山，先联合张作霖等北洋军阀，打蒋介石。后又联合蒋介石打张作霖。

年轻的晋军师长傅作义，奉命北伐，攻下北京门户涿州。但马上陷入了张作霖及其子少帅张学良的重围。而傅依靠严明的军纪，机智和勇敢，与涿州百姓浴血奋战三个多月，打退了北洋军的攻城。他义正辞严，拒绝了敌人的诱降。表现了他的爱国抱负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涿州血战。

本书通过这次有名的战役，并贯穿写了傅作义的爱国精神，他的勇敢和智谋。同时也揭露了阎锡山见死不救和蒋介石、冯玉祥等人隔岸观火的面目。并介绍了当时的张作霖大帅和少帅张学良的这一段经历。本文翻阅大量资料，用详实的事实，向读者展示了这段历史的一页。

历史可能被尘封一时，但每一个曾经为这个国家，这个民族付出过的人，终将永远被缅怀。

这才是真正的历史。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初露锋芒 ..... (1)

●32岁的年轻师长接到阎锡山紧急电令，急奔太原  
●阎锡山说“过去咱们联合张作霖打冯玉祥目的是发展咱们晋军的势力，现在改为联冯、蒋而攻打张作霖、马上北伐，这同样是为了咱们晋军将来得天下”。●大头团长说，我这脖子热血，就溅到涿州城墙上吧！●张学良少帅夸下海口：“我让他阎老西好进难出，乖乖地重回北京称臣。”●“我们是国民革命军”。●堂堂城防副司令被女人咬了一口。

## 第二章 坐守涿州 ..... (51)

●张学良叹到，我小看了傅作义，他是一个奇才。●特别是不准调戏人家的大姑娘，历来兵奸民女者死罪！●王旅长、少夫人她被人糟塌了。●自古“英雄爱美人嘛，你可知道，天下美人也爱英雄呢！所以我就自己送上门来了。●少帅，你把这九万军队都交给我，攻不下涿州，王某甘上军事法庭。

## 第三章 涿州血与火 ..... (100)

●阎总司令回电仍是四个字“固守街援”。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增援上。●只要还有一口气、就不能轻易放弃涿州城。●涿州攻坚战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傅

作义弄成了全国闻名的英雄。●妈拉个巴子，我下令统统挡了他们的驾。●傅作义以七千人兵力对付我们四、五万人，这是奉军的耻辱。●“不错，就是毒瓦斯弹！”●反正都他妈的一个样！国民党、共产党都是和老子作对的！除非国民党起来反对共产党，老子才开始考虑让步。

## 第四章 生死存亡 ..... (154)

●这回我算作了损啦！不用说城里的人，就连一只鸡、一只狗也别想留下。●外国人的毒气弹是失效的。●好，狗日的张作霖竟对涿州城使用了毒瓦斯弹！●冯玉祥面带难色。●中正无法抽出力量，对涿州援助，我倒希望冯将军以实力进逼北京、解救涿州之危。●你给他回电，如不成功，就杀身成仁。

## 第五章 初识张学良 ..... (193)

●有刺客向师长行凶！●“谢天谢地，总算老天有眼，给中国保留着一个将才。”●不打不相识嘛！●张学良哈哈大笑说，咱们两家本是一家。●让我们真正交个朋友吧！

### 附录 〈一〉

爱国将领傅作义上将军  
平。..... (217)

### 附录 〈二〉

“土皇帝”阎锡山生平。(227)

· 将军风云录 · (A)

# 傅作义血战涿州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---

## 第一章 初露锋芒

●32岁的年轻师长傅作义接到阎锡山紧急电令，急奔太原。

●阎锡山说，过去咱们联合张作霖打冯玉祥，目的是发展咱们晋军的势力，现在改为联冯、蒋而攻打张作霖，马上北伐，这同样是为了咱们晋军将来得天下。

●大头团长说，我这脖子热血，就溅到涿州城墙上吧！

●张学良少帅夸下海口，“我让他阎老西好进难出，乖乖地重回北京求和称臣。”

●“我们是国民革命军”。

●堂堂城防副司令被女人咬了一口。

1927年的秋天，火焰般的红高粱把灰尘满天的黄土高原染成一片血色，就像受了伤的武士躺在似雾非雾的白云之中。

傅作义接到阎锡山的紧急电令，让他星夜赶往太原。

32岁的中将师长不敢怠慢，把驻守在天镇四周的部队稍加安顿，只带了四、五个卫兵策马飞驰火车站。到了太原，连脸也顾不上洗，浑身热气腾腾地进了都督府。

阎锡山很喜欢部下这种雷厉风行的风格。他笑容满面地从

---

内室走出来，把水烟袋往桌上一放，端端正正地往太师椅里一坐，连连向傅作义招手：“坐，坐，这是在咱家，又不是队伍上，不必讲究了。”说罢，用那双丹凤小眼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部下。

傅作义凭着军人的直感，知道这是上司下令的前兆。果然，阎锡山渐渐收敛笑容，语调悠扬地问：“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成立了个安国军政府，他自封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，眼中太无人了。你知道了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傅作义依旧保持着他那标准的军人姿态。阎锡山鼻子哼了一声，从椅子上站起来：“自古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过去咱们联合张作霖攻打冯玉祥，目的是为了发展咱晋军的势力。现在，革命军的力量发展很快，张作霖人心丧尽，没有几天蹦达头了。审时度势，咱们决定参加革命军，改为联冯、蒋打张作霖，马上北伐。这同样是为了咱晋军将来得天下。这些，你懂吗？”

“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傅某不才，决心以阎长官的命令为是，以死效命！”

阎锡山乐得抿不拢嘴，他大喝一声：“好”。马上铺开地图，把傅作义拉到跟前，极其机密地说：“我已命令商震率部队从京绥路进逼北平，命令杨爱源率部队开出娘子关，直攻保定，与商震会合。你是我的奇袭军，你率领新编第四师，经应县、广灵、蔚县、涞水，给我占领涿州城，给我卡住张作霖的咽喉，彻底消灭他！”最后几个字，他几乎是咬着牙吐出来的。

傅作义刚走出都督府，他的卫兵立刻迎过来。大个子郭保顺拉着那匹枣红马走到跟前，把马僵递到他手里，悄声问：“今夜在哪里下榻？柳巷还是大中市？”

傅作义狠狠瞪了他一眼，吼道：“连夜往回赶！”

卫兵们见郭保顺碰了钉子，吓得谁也不敢再吭声，赶紧调

---

转马头往车站奔去。

傅作义是凭着自己的本事，从排、连长逐级升起来的少壮军官。他，高大魁梧，健壮如牛，轮廓分明的面部一般总是挂着和善的微笑，只是到了军情紧急时才变得像一只暴怒的狮子。也许正是由于没有靠山的原因吧，他不仅生活上朴实勤俭，而且军事上样样精通，什么四大教程典范令，他能背得瓜滚烂熟、倒记如流。射击、马术轻车熟路，几乎门门考核名列第一。不论是当营、团长时还是提拔至师长后，他总是与士兵同甘共苦，全师官兵每个人的名字，他都能叫出来，甚至经常拿出自己的薪金奖励有功士兵或帮助有困难的人。所以，这位从山西省荣河县出来的年轻军官，不仅得到了全师官兵的敬重，也受到了刚当上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的赏识。这次，阎锡山把攻占涿州的任务交给他，就是明证。

涿州，位于北京和保定之间，北距北京百里，南距保定百余里，东南距天津二百里，为京津保三角地带之要冲，紧扼北京之咽喉。自古以来，涿州就有“畿南第一州”土称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张作霖坐镇北京，便把涿州看作是奉军的可靠后方，派他的嫡系十五师师长张作相率一个师的兵力镇守。

傅作义把这些情况向师部会议的参加者作了介绍。参谋长陈炳谦、第四旅旅长白濡青摸着下巴，默不作声。他们知道，军令如山，现在没有丝毫选择的余地，只有想法子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任务才是他思考的路子。

“师座，阎司令长官发动总攻击的日期何时开始？”

傅作义顺声望去，问话的是第三十六团团团长袁庆曾。按理说，他不该开口，军事上不到行动的时候必须严守机密，何况此次进攻直接由阎锡山指挥。但人们都知道，此番行动实际上是九死一生的大冒险，其艰难不下于龙口中夺珠。他和傅作义

---

是至交，天镇战役时救过傅作义的命。别看他长得像个丑八怪，满脸的络腮胡像扎在脸上的钢刺，但傅作义却喜欢他，喜欢得到了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的地步。他知道，这个外表粗鲁的汉子虽然爹娘没给他漂亮的脸蛋，待人却极为忠诚可靠。打起仗来比饿虎扑食还厉害。要不是嗜酒成癖的毛病，也许旅长的宝座早该轮到他了。所以，他听到袁庆曾的问话，几乎没假思索，脱口而出：“大头团长，开始攻击的日期是9月29日。”

乖乖，离总攻击的日期只有3天了！

“他娘的！”袁庆曾把胸间的衣扣一解，露出满肚黑毛，挥起左拳吼道：“师座，此番前行官还是给老兄我吧！姓阎的对不住咱，咱可要对得住他！我这脖子热血，就溅到涿州城墙上吧！”

“对！这总比替张作霖卖命打冯玉祥强，为国民革命流血，值得！”中校参谋金中和也磨拳擦掌地站起来。

“嗯。”傅作义不露声色地紧绷着脸，剑一般的目光扫了与会者几遍，轻声问：“你们谁去过涿州？”

没有一个人答话。

傅作义威严地两手叉着后腰，说：“你们散会后把各部凡家乡在涿州附近的士兵都给我找出来，我要亲自了解情况。至于谁当先行，等候命令！但是各部都必须作好作战准备，谁耽误战机，就地正法！”

此话如同重锤敲到人们心上，军官们为之一震。他们知道，师座是说出来就能做出来的。

当阎锡山的晋军誓师北伐的消息传进中南海时，张作霖惊得从烟床上呼地坐起来，连声大骂：“阎老西忘恩负义，以怨报德，我决不轻饶他！决不轻饶他！”

“春藕斋”金字牌匾下，候立着几十个安国军的文臣武将。

---

他们除了少数人是跟着张作霖造反发迹的外，大多都是满清时的遗老遗少，有的大沿帽内还盘着细细的一根辫子，活像一条黑蛇钻进乌龟壳内似的。他们无心溜览院内那些千姿百态，石骨嶙峋的假山，也来不及欣赏池内那幽深别致，倒影微漾的碧水，都慌慌然地相互探问战况，耽心自己的前程和家财。忽然，从西南角门走进一行人来，院内的叽咕议论声嘎然而止，目光齐刷刷地对准一个英俊威武、面孔清瘦、表情深沉的年轻军官。他就是张作霖最宠爱的儿子，也是他的得力臂膀张学良。

张作霖看到儿子进来，停止了叫骂，立刻关切地问：“有什么消息？”

张学良微微一笑：“启禀父帅，阎老西的来势虽然猛烈，但长途行军、粮草疲乏，并不难击溃，父帅休得焦虑，我自有退兵之计。”

张作霖的精神为之一振：“你有何高招？”

“我们把前敌指挥中枢设在保定，先调集重兵歼灭三路敌兵的一部，其他两路必然首尾难顾。到时候，我让他阎老西好进难出，乖乖地重回北京求和称臣。”张学良根本没把晋军放在眼里，凭着少年气盛、枪多人众，不由得在父亲面前夸起了海口。

张作霖略微蹙了一下眉头，提醒地说：“你的战略安排好倒是好，但不能轻视阎老西。这个家伙是‘钱鬼子’出身，算盘打得很精，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，他不放在戥子上称了再称，是不会贸然向我宣战的。学良，你可知他三路进攻的主将是谁？”

张学良从卫队旅旅长王以哲手里接过文件包，向父亲身边凑了凑，低声说：“据内线密报，三路军的司令分别是商震、徐永昌和傅作义。他们将从九月二十九日起……”

“谁是傅作义？”张作霖打断张学良的汇报，插嘴问。

“此人在山西陆军小学学了3年，民国3年升入北京清河陆

---

军第一中学，两年后又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，毕业后始终在阎锡山的军队里任职，去年才提拔为晋军第四师师长，今年才32岁，是最年轻的将官。”

“我说这个名字很陌生嘛。他有什么背景吗？”张作霖打了个哈欠，贴身副官忙递上烟枪，他饱饱吸了一口，顿时又来了精神，小眼珠骨碌碌地转动着，盘算着什么。

张学良从文件包里拣出一份材料，继续说：“他祖辈贫寒，父亲经商，和官府交往不多。傅作义连年提升的原因是作战勇敢，立了不少战功。去年春天，他和冯玉祥交锋时，在天镇打出了点威风。”

张作霖微微点了点头，嘴巴张了张，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，只是向儿子摆了摆手，示意把等在院子里的那帮幕僚都招唤进来。这时，他才正儿八经要召开内阁会议研究对策了。

就在此时此刻，傅作义已经把他各团的兵力，分别由忻州、临汾、大同、原平等城镇调集至蔚县的密林中，七千将士黑压压地把一片空阔地挤了个水泄不通。临时搭成的检阅台上，军法处刚刚宣布了把一名犯有抢劫、强奸罪的连长立即枪决的判决。林中鸦鹊无声，身披黑色斗篷的傅作义，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到台子的前沿，两只喷着火焰的目光搜寻着每一个人，好长时间不说话。突然，他挥起左臂，炸弹般的声音立刻在密林上空回旋：“你们说，我们是什么军？”

“国民革命军！”台下的声音如山洪咆哮。

“什么叫革命军？革命军就是为了民众！抢男霸女，糟塌百姓，这叫什么？”

“败类！”

傅作义浓眉一扬，大声说：“败类者，害虫也！对付这号败类，只有就地正法！现在我宣布，凡是行军路上或驻扎营区，如

有违犯军纪者，一律照刚才的判决办理！”

“好！”一个音调拖长的赞美声出现在身后。

傅作义猛转身，呵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头戴黑色瓜皮帽，身着灰色卡叽中山服的阎锡山出现在检阅台上。他圆圆的脸盘满面红光，浓黑的八字胡微微上翘。大概是微服私访吧，他竟破例地没穿那身金光闪闪的黄军装。

傅作义赶紧立正、敬礼：“请阎司令长官训话！”

“不！不！你已经讲得很好了！”阎锡山向台上台下鼓掌的官兵们摆了摆手，又朝傅作义点点头，然后很有风度地摘下瓜皮帽，咳嗽一声，“全体将士们！今天阎某率晋军北伐，我要说的，傅师长已经全讲了！你们照他的话做，就一定能胜利！我要强调的是：此次北伐关系至重，革命成败在此一举。你们应本着有敌无我的决心，以十二分之牺牲精神，按照计划，破釜沉舟，勇猛杀敌。”

阎锡山不愧为封疆大吏出身，留洋日本学军事的高材生，几句话就把七千将士的激情扇起来了。誓师大会后，将官们为争先行争得面红耳赤，提供情况和建议的士兵走了一批又来一批。整整三天三夜，傅作义就和他们在一起分析军情，研究路线和攻城方案。阎锡山听到这些，不以为然地笑了笑，拍拍傅作义的肩头说：“孙子兵法曰：‘将军之事，静以幽，正以治。能愚士卒之耳目，使之无知。’你这样大张旗鼓，不怕走漏风声吗？”

“报告总司令，各路关口均已封锁，我军的行动，奉军绝对难料。不过……”

阎锡山见傅作义犹豫起来，反而引起了他的重视。他扶了扶鼻梁上的托里克眼镜，放缓语气说：“在我面前，有什么话尽管讲，说错了我也不会见怪的。”

傅作义知道他的脾气，这位自命“见多识广”的总司令从

---

来是说东做西的，他口称“民主”，其实独裁得很。谁若冒犯了他的尊严，马上就会受到他的报复。但是，此举关系到胜败，他也顾不上多考虑自己的得失了，于是，鼓足勇气说：“总司令，我想修改一下我师的行军路线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如按原来的行军路线，部队进出桃花堡，行动容易被奉军察觉，不利于我军的奇袭。”

“依你之见呢？”

“改道九宫口。”

“你是说从九宫口入山，转至拒马河上游的大河南，然后沿拒马河而下？”

“总司令说得很正确。”

阎锡山有些不以为然：“那条路行军艰险，曲折蜿蜒，误时费力，你可知晓？”

傅作义坚定地说：“这条路虽然人烟稀少，山陡坡绝，所以保密性大，可靠程度高，必能打得奉军措手不及，收到突袭的效果。”

阎锡山沉吟片刻，反问一句：“你敢保证能一举拿下涿州城吗？”

“总司令，我傅作义从来不说硬话，但也不做软事。请你相信我！”

阎锡山摸着八字胡，思索了一会，猛地站起身来说：“不慎于初，必悔于终。你是第四师的师长，行军路线由你决定吧！”说完，头也不回地乘车走了。

这时，参谋长陈炳谦和各团团长“哗”地围过来，一双双急切的眼睛盯着他，似乎都在问：怎么办？

好厉害的阎总司令！重大时刻的责任一下子全推给了自己。

---

如果他批准了修改方案，延误了战机他没说的。如果还按原计划行军，他明明又把决定权授于我。好！这一回豁出去了！想到这里，傅作义猛地从墙上摘下酒壶，咕噜咕噜连喝几口，接着大喊一声：“袁庆曾！”

“在！”黑胖的袁庆曾满脸红光，兴奋得眼珠子都变红了。

“命令你三十六团为先行军，整顿一下装备，连夜出发！”

“是！”袁庆曾一个立正，马上又悄声凑过来，“师座，是按老方案走还是按新计划办？”

“这还用问！当然是新方案嘛！”

一句话，引得众人都笑了。

10月5日，夜雾象一块巨大的黑纱，紧紧地捂住了繁星和月光。从蔚县的密林中，流出一股强大的铁流。奇怪的是，七千人的行军竟没有发出任何响动。当朦胧的晨光映照出附近农舍迷迷糊糊的影子时，这股铁流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九宫口了。

九宫口一带，重崖叠嶂，怪石嶙峋。矗立云霄的峻岭高山，像一头头抬头望不见顶的怪物，山风刮得人们张不开口，睁不开眼。一条小路沿着群山绕来绕去，两边不是峭壁就是悬崖。傅作义指挥着部队，一路急行军。前行的马足紧挨接后人的肩头，稍一停顿，就会被后面的人推下深渊。这里别说没有奉军把守，就连土著居民也因躲避野兽而逃得远远的了。傅作义“呼哧呼哧”地跟着队伍，焦虑万般，思绪如麻。特别是战士们连枪带炮滚下悬崖的消息不时传来，使他不得不下令减速行军。已经四天四夜了，不仅粮食有限，连水都出现了危机，战士们只能吃个半饱。艰难的行军，使部队像一条昏昏欲睡的长龙，随时都可能疲惫得从空中跌落下来。

---

“离房山县的张坊镇还有多远？”

陈炳谦在夜色中看见师长的那双眼睛闪闪发光，丝毫没有半点动摇，就说：“还有三百多里吧。”

“命令袁庆曾将各种小炮、步兵炮、机关炮统统给旅长白濡青留下，他的先遣队除随身弹药外，粮食只带二天的用量，要给我不顾一切地向前挺进！到张镇后马上给我发报。”

“是！”参谋长马上执行他的命令去了。

当袁庆曾接到傅作义的命令后，二话不说，立即行动。霎时，全团三个营轻装上阵，从沉重的负荷中解脱出来，增添了一种必胜的豪情，每个人眼前又闪现出希望的火光。但是，越往前走，山径更加崎岖，峭壁更为陡削，呼呼的风声也越发猛烈了。

“袁庆曾，你到目的地了吗？”

“回师长的话，快了！”袁庆曾上气不接下气地给报务员发令，“告诉师座，我几乎是马、马不停蹄地在飞！”

袁庆曾半生都是在军旅中度过的。从他12岁跟上大兵冲锋，中间经了几个朝代和天地，但真正懂得了些什么，还是傅作义来了以后。别看他已经45、6了，但女人是啥滋味，他连尝都没尝过。战场上，这个膀大腰圆的壮汉赤手空拳能敌七、八个对手。有一次他操着一把大片刀，半个时辰剁了17个敌兵的脑袋，浑身上下溅满了血。吃饭时候他连手都不洗，抓起馒头就往嘴里塞。但在姑娘、小媳妇面前，他连一个指头都不敢摸。起初，伙伴们都觉得奇怪，背地里都眨眼皮，叽咕他的家伙不管用。还有的捣蛋鬼果真在他睡觉时摸他有没有那玩艺儿呢。后来，人们才知道袁庆曾在24岁那年，确实深深地爱恋了一个叫秋菊的姑娘。两人多次在密林中幽会，曾海誓山盟地表示永不离分。就在他们张罗着要办喜事的时候，秋菊被一个军官残酷